

王居士：阿彌陀佛，感恩法師，感恩弟子規學會的會長，還有所有的老師。後學看到多倫多弟子規學會這種在海外成立的弘傳我們中華文化的組織，十分感慨，也心懷敬意，幾次參加這個培訓班了，感觸也頗深，真誠的向每位辛勤付出的老師感恩！

後學在這裡分享一段我朋友的經歷，做為供養各位老師的這麼一個事情。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這個朋友是我山東的老鄉，後學在來加拿大之前是山東人，這個山東老鄉我們已經認識了十六年了，十六年、十七年了。因為都在一個城市，原來都在一個城市居住嘛，關係都很好，我們兩家的孩子也都在一起成長。所不同的是，我這個朋友她稟承的教育理念是現代西方的這些教育理念。那麼她的家庭，她先生在中國做生意，她帶著兩個孩子在溫哥華，帶著兩個孩子在這讀書，在這兒待了十六年了。我先舉幾個她孩子的生活當中的小例子大家看一看。一個事情就是，我們華人過年，朋友、同鄉聚會，我們都帶著孩子到一個朋友家去，有十幾家，這一個朋友也帶著她的兩個孩子去，大概有四、五十個人在參加聚會了。主人這一家特地為我這個朋友的孩子準備了一份她自己用的水果。我們是過年嘛，給她準備了草莓，我印象很深刻，有草莓，其他的大家都是一樣，就是這個孩子準備的很特別。第二個事情是，這個孩子她由於她父母，她父親在國內做生意，她母親帶著她在這兒，她母親也很急切的希望這個孩子能夠學習好，能夠有成就，給這個孩子弄了很多的培訓班，美術呀、音樂呀，各種各樣的培訓班，我印象特別深刻。我到她家有一次去吃飯，我們這邊孩子一般都是兩點半放學，三點鐘左右一般就會到家了，我到她家吃飯的時候就是晚

上七八點鐘，她孩子還沒有回家。我說妳孩子呢？她說孩子上完游泳去演講，演講完了去搞什麼領導藝術，搞完領導藝術又搞數學，九點鐘回不來，哈哈。這是第二個事例。

成德法師：這吃飯呢，吃飯怎麼辦吶？

王居士：吃飯晚上九點多鐘回來睡覺之前吃一點。

成德法師：哎喲！

王居士：哈哈哈哈哈！這是大女兒。小兒子呢，她兒子小啊，是在加拿大生的，更是望子成龍。讓她的小兒子去到我們溫哥華最貴的私立學校去，因為很遠嘛，很遠很遠，早上起來，五六點鐘就要起來把孩子弄起來，準備開著車送到校車點，然後孩子根本就沒醒，晚上接回來的時候孩子都在車上睡覺。但是那個學校是我們溫哥華最貴、最好的學校。

成德法師：最貴，不要說最好，最貴。

王居士：哈哈哈哈哈，最貴的學校，最貴的學校。這個十六年下來，前年，這是二〇一九年的九月份，是二〇一九年吧，她這個女兒，由於她有畫畫的天分嘛，考到了美國的一個很有名的大學的建築設計專業，很有名，這個大學學費也很高，在全美可能排前幾名吧，我們朋友都很羨慕她，她也很有成就感。結果沒有兩個月，這個孩子就自動的輟學了，就回來了。為什麼呢？因為她無法適應這個這麼節奏比較快的這種教育生活，實際上她也有嚴重的抑鬱症了。那麼就剛才說草莓的這個事情，她春節的時候吃草莓，當時她吃草莓的時候，因為我們很多朋友在一塊兒吃飯，就其中有一位中醫就給我和我太太講，我們私下聊，說這個小孩子，吃草莓的小孩子，她早晚要得抑鬱症。這是十年前、八年前的事情了。我就問他，我說為什麼她要得抑鬱症啊？這個朋友給我說，說這個寒冬臘月，你用南方生長的這個寒性很大的水果來給孩子吃，一定把她的脾

氣、胃氣給她吃壞，所以說她這麼搞，這孩子二十歲之內一定是抑鬱症。果不其然，確實是這樣，最後她輟學的根本原因就是抑鬱症，有嚴重的躁鬱和抑鬱，這個心上。

然後她兒子現在還在這個貴族學校上學，由於他父親基本不來加拿大，這個兒子有嚴重的女性化傾向。就是說這個家庭在名義上雖然是比較完整的，但是父親就是，我們說他離開了這個角色，對孩子的教育是缺失。他可能每個月給孩子錢要比我們給的多得多，但是由於他父親角色的缺失，導致這孩子語言、聲調、舉止乃至著裝，都有明顯的女性化。

我分享這個我身邊的例子，就是想給大家說這麼一個事情，我們華人來到加拿大，不管是什麼狀況，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後代、我們的子女，能夠最起碼來講有一個正常的生活，我們都是；那麼再高一點，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傳承、繼承我們民族優秀的文化，很不願意看到這種情況，很不願意看到這個。那麼多倫多弟子規學會的這些老師發心來做這個傳統文化的教育，我相信大家就會從我講的這個例子當中得到更多的激勵，大家更有信心，因為這麼多的眾生需要我們去救護，這在我身邊這種情況很多很多。所以說更希望我們弟子規學會的老師、義工努力工作，早日把弟子規學會辦到我們溫哥華來，很多人都期盼著我們能夠把傳統文化帶到我們溫哥華來，讓我們這些受苦受難的這些朋友、同胞、同鄉能夠受益。就用這個故事來感恩弟子規學會的老師。

成德法師：謝謝王居士的分享。我們想想，這個夫妻分居，其實也是放下很多了，也是犧牲很多了。但是假如最後的結果是這樣，哦，那他夫妻情何以堪！很難承受吧？家庭是想為了把孩子教好，或者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未來，結果搞到最後，一個抑鬱症，一個兒子女性傾向，你說這個不趕快來調整，那愈晚就愈難調整。再來

，成德不是很贊同，不鼓勵夫妻分居，因為這個家庭畢竟是他無形的一種安定的力量。

我也跟女性同胞算一筆賬，我說女子假如安在家庭裡面，大家看這個「安」字，你看一個宀（音綿）字旁，不是一座房子嗎，底下有個女子，有個女子就安了，所以女子是安定的力量。孔子說，「妻也者，親之主也」，親人裡面很核心、最主要的一個角色，所以叫「家庭主婦」，沒有叫「家庭主夫」的。我跟他們算什麼賬呢？我說女子安在家裡，首先第一個，家裡人都吃她煮的東西。我最近才知道，在外面吃東西比較不安全。其實這個話是李炳南老師，那多少年前？幾十年前了，跟老法師講，你不要在外面吃東西。我有認識的朋友學佛了，每一天都是用新鮮的油做菜。結果他們證明了一點，不止生意沒有變差，愈來愈好，這命裡有時終須有。所以人沒有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正確的知見，很容易被社會風氣影響，好像不跟著這麼做，不對。不要說做生意了，連教育孩子，每個人都是這麼樣去教孩子，你跟還是不跟？早上天還沒亮五六點送出去，晚上九點接回來，哇！幸好我投胎還不是投到這樣的家庭，不然可能我也憂鬱症了，我也很難跳脫出來。

第一個，母親在家，對於下一代跟全家人身體的守護可以省多少錢？大家有沒有注意到，現在有很多的家庭，它很長期的積蓄，只要發生家裡哪一個人得重病，那個錢就留不住了。年紀大了，五、六十了，誒，中風了，哇，那要花多少錢？花錢是一回事，能夠恢復到什麼程度，又是另外一回事哦。但是老祖宗提醒我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病跟吃是有很大的關聯性。那在家吃飯很安全，我們家都是少油、少鹽，都是吃糙米，都很營養的，都是那種很有能量的食物。那這個有母親守候，那省多少錢？身。

心，心理的安定。現在人憂鬱症、心理疾病看病的不少，那心

理醫師假如又不是學佛的，或者又不是覺悟的，愈看愈嚴重。那看心理醫師也要看他的知見對不對，有些人看完心理醫師就覺得，就是他父母害他的。你說這個不看還好，看了他還覺得對，哎呀很麻煩。這是個人身心。

那是另一半，下一代，還有肯奉養老人的，還包含老人的健康。

那進一步，學習，假如母親陪伴，父母都有陪伴，養成他學習的好的習慣、好的態度。其實大家要注意哦，他的學習假如來自於太多外在的依賴、督促，只要這個督促沒有了，他會不會學？所以很多的孩子一上了大學，猶如脫韁的野馬，你拉都拉不回來。可是這個過程花了很多錢讓他去補習，可是沒有養成他的學習習慣、態度。我們就不要多吧，你父母陪他學一學，「餘力學文」吧，「讀書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專注了；「方讀此，勿慕彼，此未終，彼勿起」，「寬為限，緊用功」，他還會做學習計劃吧，「工夫到，滯塞通」；「心有疑，隨札記」，他養成這個習慣，「就人問，求確義」，都是主動學習的。我也有留心過，我們是沒有補習的，我的同學從五年級（小學五年級）開始補習，那這樣的孩子到了初中他就趕不上我們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到補習班去，補習班老師是教他答題的技巧，還幫他們抓考題，他是什麼？硬記進去的。那這樣慢慢慢慢學的東西愈深了，不是他貫通的、理解的，還是靠補習老師在給他抓這些答案，慢慢他的理解力就趕不上我們了。所以有時候錢不見得能解決問題，錢有時候解決的都是用一種症狀，只是一時，沒考慮長遠。君子務本，教育是那個心才是根本，而不是外在這一些分數、才藝，你不能把本給忘了。

那假如先生都在外面吃，接觸的面就多了，那吃個飯之後，可能還約去哪裡玩一下，這個夫妻關係會不會有挑戰？那請問，假如

夫妻，因為都不回來吃飯，請問這個是錢買得回來的嗎？就像我們假如是生長在農村，你看母親衣服也會做，鞋子也會納，這些女紅（音工），很節儉，這個無形當中省了不少錢。那再來，你的孩子養成節儉的習慣，不亂花錢，眼前省了不少，等你老了省更多，不然他會變啃老族，到時候你叫天天不應。所以這個算盤得要會打。

好，這是講到這裡，就要對我們一些老師要肅然起敬，她們都是很有能力的，也都是行業中的佼佼者，最後能回到家庭來，護持好一個家下一代，這個不簡單，這個是大捨大得，能捨得、捨得，那必有所獲。那她們在教育孩子過程，還承擔起可以再帶、再教一些有緣的下一代，就特別可貴了。

我們聽了王居士分享，這個中醫的能力要學一學，看人家吃草莓，就可以知道她二十歲以前會得抑鬱症。諸位老師，這個能力能不能學？《了凡四訓》不是說，「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億而談其禍福，靡不驗者，左國諸記可觀也」？你看古代讀書人，看到一個人的一個動作，就可以論他是禍是福，而且都說得很準，在《左傳》《國語》裡面都有這些記載。因為他每一個言行，都可以看到背後的因在哪裡；而他現在的言行又是一個因，可以推他往後的結果會怎麼樣，所以一切事都不會離開因果。所以做孩子一生的貴人，我們得考慮都看他的一生，那我們就知道現在輕重緩急，要怎麼取捨了。也是想請我們王居士夫婦，也談談你們怎麼教你的女兒行孝的，我感覺你們應該是很用心，我代大家向你們請法。

王居士：阿彌陀佛，感恩法師，也感恩弟子規學會的會長和老師。我有兩個小孩，一個今年十九歲，一個十三歲，大的是在中國出生的，一歲多一點帶到加拿大來，小的在加拿大出生。我們，我和我太太應該說很早我們就接受了老法師還有成德法師（蔡禮旭老師）的教誨。

成德法師：不敢不敢。

王居士：我們一直就是按照這些教誨來做的，把教育變成生活，把生活變成教育。我先講我大女兒。我大女兒性格很柔、很慢，那麼我們教導她，就是督促她讓她快一點，讓她做什麼事情不要太慢。我二女兒就是一個急脾氣，風風火火，那麼我帶她讀書，帶她讀經，我就一句話，我說妳讀慢點，沒有第二句話，就是讀慢點。我帶她讀經，讀半個小時，我大概這句話能說二十遍，就是要她讀慢點，也算是因材施教。我們生活環境稍微和大家有一點不太一樣，我們離著城市很遠，我們在一個很小的鎮子旁邊，我們自己家有一個很小的農場，我們以此為生。這樣我們周圍的鄰居，也沒有什麼鄰居，也是偶爾我們帶著孩子到溫哥華去，幾個很近的朋友走走，相對來講，孩子受的染污就少一點。我大概二十多歲聽到老法師教誨的，我們家從那個時候到現在，別人有，我們家至今沒有電視，從我二十幾歲到現在，到我快五十歲了，我沒有電視。我們就發現孩子，首先來講是染污少了，第二，她對社會上這些事情也不太感興趣，什麼吃、穿、玩兒什麼，她那都不感興趣，反而她們就很關注自己的家庭。

我去年，就是二〇二〇年，我們是經營農場，突然有一個事情，我們的一個員工不來工作了，就是他負責送菜，我女兒剛剛拿了駕照不久，那個任務也很重的，滿重的，一趟最多的時候拉三千包菜，要送到溫哥華，來回大概多數情況在九個小時到十個小時，這送一趟菜。我呢，因為那個去年疫情，沒有員工，實在沒有人安排了，結果我也很為難，家裡事情很多，我那個大女兒主動來找我，說爸爸，我有駕照了，我開這個大車我去送菜，行不行？我從來沒有教過她這些東西，但是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們家沒有這些，染污的東西比較少一點。我們沒有電視，也沒有雜誌，也沒有報紙，染

污的，她自自然然小孩就以這個家庭為中心，就關心父母，就為這個家庭著想。那麼我也很感動，去年基本上都是我這個大女兒去送菜。有幾次她回來，還被顧客弄得還哭了，跑到我屋裡嗚嗚的哭，她畢竟還是年輕，她碰到一些事情不會處理的。我就告訴她，我說妳不要太介意這些事情，我說我們隨緣，一切都隨緣，顧客有形形色色的人，我們碰到什麼樣的人，我們用什麼辦法去解決，孩子慢慢心理也就打開了。她這一年送菜，我可以這麼講，就是說如果我去送菜我打七十分，她也能打六十五，很盡職、很盡責。晚上有的時候，就是說好比考量到她的工作量太大了，我有些小的顧客，我就故意的，我就說妳不要去送了，我說這個沒有必要，妳繞一個多小時，多跑一個小時路，然後我們也賣不掉多少菜，就算了吧。因為她回來晚上八九點鐘，天都很黑了，中午飯沒法吃，晚上飯沒法吃，要到晚上回來以後才能吃飯。那麼實際上最後她跑回來很晚了，她告訴我，爸爸，我把那一箱菜我送過去了。哎喲，我說，不是不讓妳送了嗎？她說，你看我回來的路上我看車上還有一箱菜，再拉回來也就壞了吧，那就還不如送掉了。

我就挺感動，我就在反省，為什麼說她會為，當然我是希望她送出去的，但是我比較心疼她，為什麼她能反過來心疼我和我太太呢？也就是說她們自幼的社會關係比較簡單，我們的朋友多數是有佛教信仰，或者有宗教信仰，或者是有文化根基的這些人，我們平時往來都是以道義為重，以親情為重，對孩子薰染，她並不是我告訴她這個事情妳應該怎麼怎麼辦，她自己就感觸到她應該這樣去辦。我記得有一次，她回來挺晚了，她還告訴我，爸爸，我用你的菜的錢我買了一個什麼什麼東西吃了，我餓了。我當時我眼淚就快下來了，因為她要七、八點鐘才回來，你看她買了個東西吃了，她還回來告訴我。她就是，哎這個東西呢，我盡職盡責做完了之後，我



花了這個錢我還是要告訴我爸爸的。就是說她考慮的時候，並不是我教她這個事情妳應該怎麼怎麼做，而是這種薰染、薰陶。我們，我太太也帶著孩子一塊兒聽老法師的講經，帶著孩子聽蔡禮旭老師的，慢慢的（並不一定是說我們夫妻去教的她每一件事情）就啟發了她對別人的關愛，對父母的關愛，對周圍人的關愛，她自自然然就會去考慮這個。也確實不是我們兩個人怎麼去，我們也沒有那麼大的能力，也確實是這樣。

那麼還有一個事情就是我剛才說，能夠啟請弟子規學會的老師到我們這邊來，因為我們沒有這麼一個理想的依眾靠眾的團體來修學、來鞏固孩子的基礎，孩子到學校去，還是會受到她同學、她周圍的這個影響比較重。所以說我真是期盼早早有一天，我們這個一條龍學校能夠建起來，然後我們文化的根基能在加拿大這塊沃土上扎下來，我們的孩子、後代能夠真正的理解，然後能夠繼承、能夠傳續我們的文化。我呢出於無奈，我只能把我的兩個小孩送到一個保守派的基督教學校去上學，那個學校他們對學生的要求都比較嚴格，有點像我們華人。就是孩子那個裙子妳必須過膝蓋，它都有嚴格的規定，證明它是很保守的基督教學派；那麼男孩子你穿衣服你不能露肩膀，這個都是有規定的；頭髮，男孩子有多長，女孩子多長，都是有規定的。相對來講，這種學校染污要少一些，我想這個也是我對孩子的一個保護。

那麼在去這個學校之前，孩子曾經去過一所公立學校，去了大概有（那個五年級了，四、五年級），大概有半年、一年的時候，我就突然發現，哎喲，這個孩子的言談舉止就變了。我就警覺起來了，我就很害怕，我很害怕她就是受那個學生的（同學的）薰染太重了。這樣我和我太太一商量，我們就把她停了，就不再上學了，我們在家前前後後一共三年的home

school，就是跟著我在家裡抄經，抄經、讀經、做家務事。因為我們的農場夏天都很多事情，讓孩子去到地裡去種菜、澆水、拔草、做家務，天氣熱的時候就讓孩子在家裡抄寫經文、讀經。這樣這三年的時間下來之後，我感覺，以孩子多少她這個辨知（辨知社會、辨知人）的能力有提高了，然後我就在周圍，我選的這個學校離我們家二十五公里，很遠。我們都很忙，但是我和我太太說，就是商量一下，雖然遠，但是這個學校它比較保守，比較符合我們的理念，對孩子的未來有好處。我們就每天接送孩子就兩個小時，送去一個小時，然後下午去接也是一個小時。這個學校它老師也都很負責任；同學相對來講，他們這個教派基本都是農民的孩子，就是本地的傳統的農民，他們家風都比較樸實，這樣孩子在這兒上學相對來講影響要少一些；那麼又有在家三年home school的經歷，孩子成長基本上來講到現在不用我們怎麼去操心了。我想這也是成德法師告訴我們扎根，扎根要扎好了，如果你扎根扎不好，你送到這個學校也不行。如果我們孩子的孝德，對家人的關懷，這些根慢慢扎下來了，那麼她到這個學校就會比較妥貼一些。肯定會有很多污染的，這個是一定的，但是呢一個是污染，這個學校要比公立學校污染少，第二個是她根扎得比較扎實一些，對那些染污她就很，她自己就很抵觸。

我們原來在選擇學校的時候，我們選擇兩所學校，第一個是我們叫現代派的基督教學校，一個是保守派的基督教學校。那麼這個現代派的學校，他們學校就安排我們到學校裡去看，然後看看我們是不是願意到這個學校來。我們在初來的時候看到了這個現代派基督教學校，一個小男孩染著藍色的頭髮，我們就是從進到出，到見到這個小男孩之前，我跟我太太都很高興，孩子也很高興，還不錯這個學校，你看老師也很負責任，同學都很好。當我們出來最後要

走的最後一分鐘，我們看到那個藍頭髮小孩之後，我和我太太對視一下，我這個大女兒就說，爸爸，這個地方不大行，不大行，不大行。最後我們就再也沒有去這個學校，我們就決定就不用再考慮了，就上那個保守派學校去了。就是說，這孩子當她的德行有一定根基的時候，她自然就會很敏感的觀察到一些我們大人可能都未必能夠認真去思考的問題。這樣呢有幸還是佛菩薩保佑，感恩老法師的教誨，感恩成德法師教誨，也讚歎弟子規學會的老師的辛勤努力。

成德法師：王居士，其實在海外教育孩子，確實都有它現實的難度。

王居士：是啊是啊。

成德法師：除了您剛剛講的這一些，還有沒有哪一些難度，是海外華人教育下一代一定要面對的滿重要的一些關鍵點？

王居士：我周圍有很多的朋友，我是山東人，山東人都比較，性格比較開朗一些，可以說豪爽一些，我們這個朋友圈都很大，很多的朋友都有教育孩子的問題，其中我感覺比較嚴重的問題，說到家還是我們這一代人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說到家還是這個問題。我們本身，就是成德法師剛才講，這個教育者先受教育。那麼我剛才提到的那位母親，她教育孩子的理念，由於她沒有這種薰陶，她就是，要我說呢牆頭草。因為沒有根基嘛，沒有扎好根，聽到這個說好，她往那邊去；聽到那個說好，到這邊來。這樣呢，別人說這個班兒好，她就去那個班；別人說這個班好，她就去那個班。究其原因，還是她自己的心沒有定，究其根本，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教育，想引導孩子的人，我們現在就是一個，比方以盲引盲，我們本身就是盲人，我們怎麼把孩子帶到這個幸福的人生道路上來呢？我們自己還搞不清呢。她兩口子分居十六年了，那她是想把這種家庭結構教給孩子呢，還是想為孩子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呢？

她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啊，對吧。妳想讓孩子有幸福的人生，並不是說給他多少錢，而是讓他在家庭當中感到溫暖。我們自己就把家庭搞得冷冰冰的，關係都很疏遠、很冷淡，孩子怎麼可能覺得這是幸福人生呢？不可能嘛，對吧。

我們首先就，我們自己來講，我們如果老人在身邊，就我太太來講（我表揚表揚我太太），很敬我的父母。我母親牙口不好，這菜她都是燉兩份的，把我們的菜先弄出來，然後她把那個菜再燉上五分鐘，我母親牙就可以吃了嘛。我父親呢，他不願意吃煎的雞蛋，別人愛吃煎的雞蛋，她每天一定要給我父親煮雞蛋，給別人喜歡吃煎雞蛋的她都要煎雞蛋。那就是給孩子看，妳爺爺喜歡吃煮的，那給妳爺爺煮的；妳奶奶喜歡吃煎的，就給妳奶奶煎的。那自自然然孩子就，哦，真是很溫暖，老人也很高興，孩子也學會了怎麼去和老人相處。將來我們也會老啊，她也會這樣，媽媽喜歡吃煮的，爸爸喜歡吃煎的，她也會這樣。那這個教育其實可能更重要的就是老法師講的「演」，我們把這個東西演給孩子，讓孩子自己去感悟，我們口是教，身是演，所以說這個事很重要。

我們可能海外的華人生活，我總結海外華人生活水平，物質水平很高，實際上我們的精神水平很低很低、很匱乏很匱乏，這個生活時間可能不太能夠自主，工作很繁忙，某種程度上來講，我們家庭的生活就沖淡了。譬如說我有一個朋友，他住的家比我遠，他在 Down

Town上班，然後他家很遠，要開車到哪，然後再倒車，再弄弄，走得很早，然後回來的時候孩子都睡覺了。孩子呢，雖然是一個完整的家，但是孩子可能一年也和他爸爸說不了幾句話，我就能明顯的感覺到他們父子之間那種冷漠。他父親可能會經常給他兒子帶一個什麼禮物，但是這並不是他心靈上需要的東西。你孩子需要陪伴，

需要你，他有問題的時候你去給他解答；需要這個，他有痛苦的時候你去給他疏導。你只是給他帶來三顆巧克力，給他一個好的手機，給他一個iPad的，這個東西對孩子成長沒有什麼意義，反而會害了他。那麼如果我呢，當然我也不可能建議他「你換工作吧你」，不可能這樣建議他，對不對？但是如果我，你看我呢，原來我是學通訊的，按道理講我也能夠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工作。但是我在這兒畢業之後，我就受了老法師的教導，我就到鄉下，我們全家住的房子離我們工作的地方二十米，我和我太太離我們上班的地方二十米。然後我女兒哭了，我們，誒，孩子哭了，快回家、快回家。我們就把家庭做為我們生活的重心，而不是工作。

有的時候我想他，這個朋友掙錢很多，他是做一個什麼CEO，他基本上是工作是中心，家庭就離得很遙遠。那麼他母親也在這兒，他母親八十五、六了，我去探望他母親的時候，他母親就說，我基本見不到我兒子。那麼你掙了很多錢，一個老人最需要，人生最需要陪伴的時刻，基本見不到兒子，她心裡真的是，像我們，我們盡到孝心了嗎？我就，有的時候我在問自己，對吧。他兒子十幾歲的成長，他兒子和我女兒差不多大，這個成長的過程當中根本見不到他父親。那麼他兒子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他賺了很多錢，給了他們很多物質。但是這些，要我說呢就是一些傷害，這個東西不是錢能、也不是我們時間能倒流我再補回來，不可能的。當然我們也是面臨一種生存啊，在這個，我們可能多數人都是第一代或者是第二代，我們生活的壓力可能比較大一點。但是我個人想，我可以把我生活的水平稍微降一降，我本來掙五萬塊錢，其實我們在加拿大二、三萬生活就也能過得去嘛，對不對？我們的精神生活充裕，開車兩個輪子讓它差不多，不要一個輪子高、一個輪子低，這樣我們可能就走得更長遠一點。這是我的看法，我的看法。

因為我的朋友好像多數都是把工作當中心的，所以說我身邊沒有問題的家庭很少，很少很少。所以說這可能也是我們這一代人我們要付出的，我們，因為我們要遷居到另一個國度來，我們這一代應該做出的奉獻，這可能是我們應該要做出的奉獻，也是我們家族的一塊墊基石吧。不過我考慮的，如果我們把這個墊基石又做好，又能夠把我們的文化給孩子種上一個根，那可能就是更更好了。我們生活稍微差一點，就我個人來講，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夫妻經營這個小農場，老實講我們冬天可以去打工，我們可以出去賺一點錢補貼生活，我們的親友、朋友都這樣說，你們冬天沒有什麼事情，出去再賺點錢，生活提高一點。我和我太太我們說我們不去，我們數一數我們的錢夠花就行，不要多了，多了也沒有什麼用，孩子的教育最重要。我冬天每天要陪著我大女兒讀經，陪著大女兒讀完了之後，就陪著我小女兒讀經，然後陪我爸爸聊天，陪著我爸爸聊天，我覺得可能比我賺多少錢更……，就是家庭更溫暖。當然各人的情況也不太一樣，大家呢盡善盡美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可以去在這物質和精神當中找一個我們自己能夠承受的一個平衡的位置，去讓我們這一代人的付出，後人又能夠感受到，感受到我們在物質上的付出，感受我們在精神上的付出。他們不至於將來做一個，我們這邊叫香蕉人，他們悔恨、指責，我們的父輩沒有告訴我們這些做人的道理，沒有告訴我們這些文化，讓他們留遺憾，讓我們也留遺憾。這是後學的一點，用這個供養弟子規學會的老師。

成德法師：謝謝，謝謝王居士。那像我們也是了解，在海外這個教育方面是不能打小孩的。那要怎麼樣做，跟孩子才能取得一個很好的互動呢？

王太太：阿彌陀佛，法師好，我可以說一下嗎？

成德法師：可以可以可以，我們請，請王太太。

王太太：因為我們來到加拿大，我們也知道這邊就是不能打小孩。然後她們上一年級的時候，老師都有這個課程，就是說如果父母對妳不好或者怎麼著的，妳可以打九一一。我們大女兒她就拿了一張紙，就一年級的時候。我們拿到這個紙以後，之前頭一天我們就要跟她講，我們就說，因為咱們是東方人，傳統的文化，我們就告訴她，爸爸媽媽就是批評妳、教育妳，是對妳好。我們就提前，在她上那個課之前，我們先告訴她，我們的這種理念。所以說大女兒小的時候也挨了不少打，但是她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去打九一一」，沒有這種事情，我們就在之前我們先告訴她，爸爸媽媽教育妳是對妳好，所以她已經種下了這個種子，所以說她們兩個都沒有這種。我們這個就是說，剛才成德法師講這個叛逆，大女兒來說沒有叛逆，我們也真的沒有覺得她叛逆什麼的。

王居士：沒有。我來供養一下。我先講一個我朋友的例子，這個朋友她是個華人，她嫁到一個老外，生了六個孩子。這個孩子是在老外的家庭長大的，都會打九一一，也不讓打。她那個時候大兒子應該有個十三、四歲，一個一個那麼排下來的。她有一次打了其中的老三還是老四？老四，打了老四。這個老三就挑動這個老四（她前面五個是兒子），挑動老四，說你打九一一，你打九一一。這個老四就真打了九一一了。打了九一一之後，這個九一一就來了，警察就來了，來了說，你們家有打九一一的？他兩個夫妻還倒配合還算不錯，就說沒事啊，孩子可能誤撥了，把警察打發走了。這個媽媽就準備了一個小包，小背包，放了兩個餅乾，放了一瓶水，給這個老三和老四，一人背一個。說你們倆，你們倆不用警察來救了，你們倆出去吧，上外面去生活去吧。把老三和老四嚇得苦哇哇的哭。說我以後再也不會打你了，你們走吧走吧。然後老大、老二、

老五、老六，都嚇在那兒不敢出聲。當然他兩夫妻都配合好了。從那以後，這孩子就再也不敢打九一一了。說你們上（我們這邊叫福利局，兒童福利局），哎，你們倆上兒童福利局吧，出門往那兒拐，你們自己去就好了。

就是對於孩子這種（當然我們教育理念不一樣，他這個白人也能夠接受我們的理念），對於孩子這種行為，首先來講，我們是教育而不是虐待。我們打她，我打我女兒吧，我一定要有理由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不繫安全帶，我打了她三巴掌（打屁股），打了三巴掌。我告訴她，我為什麼打妳三巴掌？我因為這個事情很嚴重了。不嚴重的事情我就打一巴掌，嚴重的事情我就打三巴掌，極其嚴重的事情我就打五巴掌。我給她說，我告訴她，我說妳這個事情很嚴重了，妳沒有繫安全帶，這個會要命的。因為我們家族裡有一個人，就是因為沒有繫安全帶，全車人都沒事，她死了。我就給她講，我說妳姑姑，妳一個姑姑就是這麼死的。我為什麼打妳？就是為了救妳的命。我打她不是虐待她，是教育她，要給她明確的這個信息，這個不是對妳有意見，而是讓妳將來好。這是一個（我這個腦子，因為年齡也大了），就是打我大女兒。小女兒她皮，她呢，相對來講她也很乖巧，我舉起手來，她就改了，她就乖，我又打兩下，輕輕的打兩下，讓她知道，妳這個事情錯了，不能夠這麼做。不是懲罰她，是警示她，以後不要這樣做了，並不是說……

成德法師：動氣了。

王居士：哎，不是生氣了，不是虐待她。

成德法師：對對。

王居士：孩子慢慢久了，她就知道你打她的分寸和她錯誤的嚴重是有關係的。她就知道，「哦，這個事情我做得是過分了，那我對奶奶不恭敬」，我打了她三巴掌，她就知道，哦，這個事情很嚴



重。或者是這個，有一個什麼事情我打了她一巴掌，這個事情為什麼，她也能夠意識到這裡面是教育，而不是對她不良，她也就能夠接受。

再一個，因為我們這個孩子他不是傳統(他叫門諾派)門諾派的教會學校嗎，他們這個學校多數，因為都是farmer（都是農場主）的孩子，多數在家都是打孩子的。我們生活在鄉下，他們傳統的基督教的這些家庭教育都和咱們老祖宗的差不很多，都是打的。孩子回來就說，譬如誰誰誰他在家裡挨打了。我說他為什麼挨打？他說他為什麼為什麼挨打。他們這個學校穿著，你進去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正經學校，沒有穿我們說莫名其妙的衣服的這些孩子；孩子的舉止都很有禮貌。你去開車接孩子，那家長開車也就是我們說魚貫而入、魚貫而出。就是說他生活在這種氛圍當中，他也認為打是為了他好，是教育。因為他同學之間會交流，會溝通，那麼他們這些傳統的家庭就是價值觀都差不多，和我們的價值觀實際上也差不多的，所以說，孩子他也會認識到都是這樣，他就沒有說去舉報啊什麼的。

再一個，我相信我們受過傳統教育的人，「教育孩子」和「虐待孩子」，我們還是能夠分清楚的。我們自己有氣的時候，先念上半個小時阿彌陀佛，再去。因為先把自己教育好吧，先把自己教育好，再去教育孩子。你一肚子氣你去，你也說不出什麼東西來，對不對？你也把孩子教偏了。所以說我們，當我們，人都很難免的嘛，當我們的火到這兒的時候，我們就先給自己一瓢涼水，先冷靜冷靜，然後再去教育孩子。所以說這個事情也是，還是那句話，成德法師講的，「教育者先受教育」。

成德法師：謝謝，謝謝王居士。那個鄉下的當地的老百姓農民，他們信不信教？

王居士：回法師。就是說，我們這個區傳統的農民愈來愈少了。由於這個農業基本應該說是現代化的農業，把傳統的農業基本上就是，我們叫洗牌，基本上沖垮了，傳統的農業農夫他們人數在縮減，那麼新填充進來的這些移民，主要是印度籍的。那麼印度籍的他們一般都是信這個，我感覺他們好像是錫克教的，可能是。那麼傳統的這些在城市周邊的還是有很多的白人，他們，因為他們生活都很穩定，就是依眾靠眾的，就像我們弟子規學會，他們依眾靠眾。他們這個家族，多數家族就在這個地方生活了，我知道的有生活上百年了，他們這些人還是秉持著他們老祖宗，就像我們一樣來到這個加拿大，秉持著我們老祖宗的教誨，他們還是信教。那麼新進來的這些人他們是信仰，周圍的印度人，我感覺他們還是信仰錫克教或者是印度教。不管怎麼說，印度教還是錫克教，還是傳統的基督教，不管現代派還是傳統派，我覺著他們都在式微，就是走……

成德法師：走下坡路了。

王居士：但是還是有人他們去真心的信仰。我周圍一個鄰居，就能看出來他們家就是比較傳統的信仰，還是就是子承父業，做他這個農事。然後，他們家也是不出去工作，冬天沒事情也不出去工作，寧可去做義工，不去工作。去當消防員，去給人家開車，就都是做義工，還是秉持那種，我可以清貧的生活，但是我的精神不能一股清貧。那麼我想在城市裡這種情況，因為人口流動太頻繁了，大家可能就慢慢的就絕跡了吧，我感覺是這樣。所以說我就特別感歎，弟子規學會這些老師能夠依眾靠眾，把我們這個根、把我們這個文化，扎下來、傳承下來，這個也是讚歎，也是感恩。

成德法師：好，謝謝，謝謝王居士。這個加拿大當地的白種人，他們是來自哪裡呀？

王居士：我周圍的鄰居有來自愛爾蘭的、德國的，白人主要是

來自歐洲的，比較複雜吧。

成德法師：那真的是多元文化了，真的是多元文化。

王居士：也有來自，聽口音的就能聽出來，有來自俄羅斯就是前蘇聯，有來自這兒的，比較複雜。有的是很早就來了，有的，我遇到過希特勒的兵，就是納粹的士兵，他們就應該是七十年前來的。有的是這些年才來的，很複雜很複雜。就是說，真正能夠把文化傳承下來的這些人還是老一代，還是德國兵。有一個朋友他就是德國兵，Harry，他們那一代有文化的傳承，到了後面來的這些，文化的傳承就很淡很弱了。

有一個德國的老頭，今年應該是九十多了吧，他就給我講過，他說，講他原來在德國，他父親是納粹，他在德國鄉下生活。那麼他說他們那個地方（我感覺應該是天主教，我感覺），他說他們那個地方天主教的教會也是不出來乞討的，不化緣的。如果這個教會敲鐘，他肯定有一種敲法，敲鐘敲幾下，就說明這個教堂裡面這個人兩天沒有吃飯了，沒有飯吃了；如果敲幾下，是五天沒有吃飯了；如果敲幾下，是……反正他就有一個call，就是那個通訊的法則吧，就是周圍的這些信眾就知道他們已經三天沒有吃的，有五天沒有吃的。就能夠感覺到，他們那一代人他還是受這個文化受教育、受這個宗教的影響還是很深的，他起碼他能夠尊重這些人，他能夠去，當聽到鐘聲的時候，他能夠去給他送些吃的，他有知道這個儀軌，他知道這些事情。這個九十多了，九十多歲。在後來六七十的這些就，因為六七十歲的人也就是在二戰以後出生的。這個二戰基本把我們全世界的文化也都打爛，這些人就沒有這個薰陶了，就很淡了，除非你的家庭有比較良好的文化的根基，你才能傳下來。

印度教的，因為我和印度人，他們的英語說得不好，我的英語也有限，所以說交流起來很費勁，我沒大有印度的朋友。主要還是

白人，因為我周圍都是白人，沒有華人，華人做農場的，溫哥華可能都能數出來，所以說我周圍只有白人可以交流的，這麼一個情況。

成德法師：好，謝謝。我們聽王居士談到，你看他整個社區，那也是我們這個地球上幾代人的一個演變的過程。那老人家有一句話說，「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教育是文化的生機」。假如文化沒有傳下去，那我們的下一代是沒有靈魂的了，這是很嚴重的問題了。沒有靈魂，那剛剛王居士分析的，你要物質、精神要平衡，那他沒有文化傳承，他的精神生活就會匱乏，那就會變成什麼？物質的奴隸。這個不是我們現在在擔憂，幾千年前，堯舜這些聖王，他們為什麼要傳五倫的教育，倫理道德教育？孟子有講出來了，這些聖王就是看到了人民「飽食、煖衣」，他吃得飽、穿得暖，「逸居而無教」，他生活都是順著這些物質享受了，沒有教育，「則近於禽獸」。所以諸位老師們，我好像我們前面就跟大家交流到了，你有把握你的學生跟小孩以後不會離婚的，讀大學不會亂搞男女關係的，不會造成墮胎的，有沒有這個把握？假如沒有，那他第一個，大學可能成為他墮落的地方。第二個，我們看佛經，墮胎是地獄業報，他還沒修什麼福，他已經造了不少地獄業報，你說他的人生會好嗎？所以看都得看得遠。人生的智慧表現在哪？輕重緩急的判斷，下對人生的抉擇。

所以剛剛王居士他，我相信他這一番話，大家應該是很有啟示，這個話他來講比較有力量，因為他是感同身受，他也是過來人了。他孩子現在也算青少年，十九歲了，一個十三歲了。就像我們這個善護老師，妳的孩子還小，剛剛這一番話應該對妳會很有幫助。也可以了解現在要做好事，你在任何一個行業都有挑戰，傳統農耕才能把健康營養的東西送給消費者，可是連生存都不簡單，都是現

代化的農業運作了，都噴農藥的，反而傳統的不噴的生存困難。所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在各行各業都是「利」字當頭，真正憑良心的反而很挑戰。所以他們也很難得，他們夫妻也是證明了「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這個三代都能享受到家庭的溫暖。所以我們加拿大的一條龍成立了，禮請我們王居士過去開墾一片田。這個以前讀書人都是耕讀生活，他要感受大自然的這些規律，他自己勞動，習勞就知感恩。所以古人講耕讀，「耕讀」二字還是有它很深的用意在里面。

所以我們現在英國漢學院最近也是想多開闢一些可以耕作的田地。有一位教授七十多歲了，在國際間很有威望，他要到漢學院做教務主任，朱教授。他說給我留一片田，我也要耕，他說看到那個生命的成長，那個親身感受是不一樣的。我說教授，你應該小時候有種過田吧？跟大自然很親密的小孩，他的感受力、他的悟性就是不一樣，這個大家都可以去感受、去體會看看。我是差一點就去做有機農耕了，真的差一點，公司都找好了。因為我覺得種這些營養的東西給人家吃很好，所以相信有這個飲食理念的人，能夠拿到有機的菜，對他來講他也是很歡喜的。

而現在任何一個行業真的要回到正確的軌道來，還是老法師常說的那一句，「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醫生要教他醫德；影視圈也要教他德行，你要有氣節，你要演給社會好的影響的，要隱惡揚善，這個都要教育，不然就隨波逐流了；客戶也要懂得這些有機的理念，那對我們健康，那以後少花很多醫藥費，然後你現在吃有機的，你就是在支持拯救地球這個母親，不要再用農藥毒害她了。都是要理念、要教育帶頭，所以不簡單。所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這句話很有味道。對於我們現在想在各行各業帶動正確的風氣的、正確的方向的，任重道遠；我們在海外，想

把自己的文化真正深植在這一片土地上傳承下去，也有不少考驗，也是任重道遠。

那剛剛從王居士分析的，小孩畢竟他還小，他很難不受環境影響，所以孟母要有三遷，你也要能夠掌控孩子的這種所接觸的氛圍、環境。所以為什麼要辦一條龍？孩子畢竟年紀這麼小，他還沒有定性，是非善惡他還不見得能判斷。而且我們要知道，善心所才十一，惡心所有二十六。所以有一句俗話講到，「學好終年不足，學壞一日有餘」。比方說孝道，我們學了一年兩年了，還不見得能常常提起來，可是一個習染可能一次就上癮了。所以為什麼佛陀要勸我們到極樂世界？那邊六塵說法不會退。這邊退緣太多了，還得依靠眾，所以我們也要多珍惜法眷屬的緣，雖然不是親人，勝似親人，不能著（音濁）眼前所見。誒，這一生不是親人，可能過去生很多世是親人，甚至是同參道友。所以我們王居士就感觸了，他住的那個地方只有他們是華人。那我們現在加拿大多倫多弟子規學會的家庭就不少，這樣的因緣福報不能知少為足，要讓他愈來愈殊勝。人一知少為足了，他就很難提升進步。所以我們商朝的聖王湯王說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下決心我這一生要出離輪迴，下定決心我要成道，這一生一定要成就（《四書蕩益解》說，「苟者，斬然背塵合覺也」），「日日新」，就每一天要進步，不能知少為足；「又日新」，就不能半途而廢，行百里路半九十。所以我們更珍惜這個法眷的緣分。

然後他也提到，人心還不定的時候很容易受影響，不要說小孩，成年人也是一樣的。所以為什麼要定慧等持，要習定，要習慧。慧須聞，得要讀經，得要聽經，聽經聞法，增長智慧，慧須聞；定須習，定要練習，要念佛，字句分明，不能被妄想紛飛拉走，這個就是習定了。你包含「行住坐臥，穿衣吃飯，從朝至暮，從暮至朝

，一句佛號不令間斷」，都是習定；讀經很專注，都是習定；拜佛，身體可以動，心不動，這個也是在習定。都要一直鍛鍊，修行修行，得要真修實幹，不能有僥倖的心。

而且他提到對老人都是順，孝順孝順，這個字很重要，設身處地體恤老人，尤其人年紀大，他的器官的功能也會相對減弱，那舌頭味覺都會受影響。所以為什麼曾子，他父親只要「誼，這個挺好，還有沒有？」曾子一定跟他說「有！」真的沒有也說有，回答完趕快去弄，趕快去借。好不容易有老人想吃的東西了，高興啊，再怎麼辛苦，都要弄給老人吃，這個就是古人留給我們的心境。

那這個以後孩子出去帶個三明治，怕八九點吃飯怕太餓了。不過她也懂得變通，她去買個東西了，然後再給父親匯報，這個有生活上的歷練，也懂得應對，懂得權變。

所以古人說「至要莫若教子」，這個話還是特別重要，最重要的把下一代教好。所以好像是基督教還是《聖經》裡面講的，我不了解，請教大家，「任何的成功，都不能取代家庭的失敗」，好像大意上是這樣。所以他們受這樣的宗教教育，他才會知道人生的輕重緩急在哪裡。事實上我們也覺得，人生所要的是有智慧、明理，理得心安，不然我們很容易受社會風氣影響，很容易受身邊的人一講你就動了，「多賺點錢吧」，可能就動了，所以也不能怪任何人。其實現在的人也很無奈，他在高速的運轉，他好像也覺得有不對勁，但是他也停不下來好好檢查檢查，甚至他也看不到問題在哪。所以真的假如去體恤現在的每個家庭有本難念的經，真的是「興大悲，愍有情」，要「演慈辯，授法眼，杜惡趣，開善門」。

在大都市裡面，自己感覺，現在的人什麼時候開始思考？要有重大的衝擊，他才開始：啊，怎麼會這樣？誰生病了，很嚴重，慌了，才開始考慮了，思考一些事情了；誰精神出問題了。這以後愈

來愈多。我們有同學說了，誒，怎麼憂鬱症的人好像變多了？大家要知道，一個人要得憂鬱症，請問埋了多久的這些原因、因素，埋了多久？可能都不是三五年的問題了，有的時候都十幾年、二十幾年，甚至更長。一個人精神處於不正常、壓迫，他到一定程度了他一定承受不了的，那承受不了他一定會顯現出來。那請問，我們現在這兩代人身心安不安定？在他求學過程有沒有積累壓力？在他工作之後有沒有在積累壓力？包含家庭，從他的原生家庭到他自己自主家庭，到工作職場的這些壓力。哇，我感覺假如不修行，不明白宇宙人生，能夠還過得很好，我也挺佩服這個人。你不覺得嗎？太多境界了，所以理得心才能安。

所以諸位老師推（弘揚）《了凡四訓》還是挺重要的，我們今天提《了凡四訓》的內容提的不少，包含修行，《了凡四訓》說要「從難克處克將去」，他還舉了孔子的話，孔子曰「先難」，先從最難的下功夫。所以今天我們善護老師很可貴，她從貪玩下功夫，從她最難的，這個就是奉行《了凡四訓》。《了凡四訓》最重要的，讓我們明白命運是怎麼回事，明白一切都是自己修來的，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他真的明白了，他就不一定接CEO了。因為工作只是一個緣，他命裡有三千萬，他幹任何一行，慢慢慢慢這個三千萬就現前了。可是他為了要賺更多的眼前的錢，他忽略了家庭的這一些職責、本分，他有損他的義，他就有虧。人一虧自己的本分，他的福報就會折損。所以大家看這富二代，（他們的父母）現在頭很痛，賺了不少錢，孩子不懂事，你說他能睡得安穩嗎？他也不知道他的未來會怎麼樣。所以《了凡四訓》對現在的人，成德是感覺很重要，能夠安心。

好，今天感謝幾位老師、家長的分享，我們王居士他們夫妻真的用心的把兩個孩子教過來，他能做得到，他就能說。所以老法師



說的，「說了不一定做得到，做到的一定能說」。所以王居士，我剛剛看好像有人要邀請你們去給家長做分享，是吧？這現身說法還是有力量的。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謝謝大家，阿彌陀佛。

——恭錄自：師資扎根培訓班（第五集）

2021/2/6 檔名：55-192-0005